

民间文学资料

第一集

蒙古族英雄史诗专辑

(内部资料)

文学研究所各民族民间文学组编

1978.1.

编 说 明

建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我国民间文学事业发展很大，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和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四人帮”窃踞文艺大权以后，江青等人疯狂践踏我国各民族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遗产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口头文学，建国以来全国各地积累的大量的民间文学资料，遭到极大的破坏，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翻译工作和研究工作，长时间无法开展。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得到解放，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翻译工作和研究工作，也获得了新生。为了促进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工作，尤其是民间文学研究工作的恢复和发展，我们计划从今年起，着手编印一些我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资料，供从事民间文学工作的同志，特别是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工作的同志参考。我们计划编印的资料，大致

包括如下内容：尚未公开发表的有研究价值的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专题研究资料、以及国外有关民间文学的资料，等等。编印这样的研究资料，对我们说来还是一个初步的尝试。由于我们的人力和水平的限制，编选的内容不尽精当，少数民族作品和国外资料的翻译、整理和注释，也会存在不少缺点、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文学研究所

民间文学组

一九七八年一月

前 言

提起古希腊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但搞文学的同志都了解，而且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等社会科学的人都会知道。但说到东方各民族的史诗，尤其是我们国内各民族的史诗，过去知道的人不太多，看过有关作品的人就更少了。这是由于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所造成的。我国各族人民的史诗是丰富多采的。其中有由几十万行诗到几百万行诗（韵文和散文相间）所组成的长篇巨著。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和藏族、蒙古族的《格萨尔》是举世闻名的优秀长篇史诗。我国各民族的史诗，大多是原始社会产生的作品。因为在史诗产生的时期，这些民族还没有创造自己的文字，有了文字以后也没有及时地把这些作品记录下来。所以，早期史诗长期没有书面记载，一直是以口头形式流传下来的，近几百年来才开始搜集出版了其中的某些部分，因而才引起了

国内外研究者和读者的兴趣。但是这些史诗被译成汉文的很少。因此，我国少数民族的史诗没有引起更多的读者和研究者的注意。我国各族人民的优秀史诗，在世界文学领域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在蒙古族劳动人民中，迄今还以口头形式流传着许多短篇、中篇和长篇史诗。短篇史诗一般由几百行诗至一千多行诗所组成，中篇史诗一般是几千行诗，长篇史诗是由几万行至几十万行诗所组成的。这里编印的三部作品，都属于短篇史诗。内蒙古地区的史诗以短篇为主，中长篇史诗主要是流传在新疆一带蒙古族卫拉特人民中。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短篇史诗有几十部，其中的大部分是在呼伦贝尔盟巴尔虎牧区搜集到的。其他地区也有史诗，但搜集出版的不多。

蒙古族短篇史诗的搜集出版和研究工作，主要是在解放后开始的。从解放到“四人帮”篡夺文艺工作的领导权以前，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毛主席关于批判地继承文学艺术遗产的方针指导下，这项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九五六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蒙古族民间文学集，

书名叫做《英雄古那干》（蒙文）。在这本书中，最早发表了两部史诗《英雄古那干》和《智勇的王子喜热图》。这两部史诗被译成汉文，先后发表在《民间文学》上。后来又把这两部史诗编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智勇的王子喜热图》一书中。一九六〇年，内蒙古语言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英雄史诗集》（蒙文）。这本书收入了上述《英雄古那干》的另一种异文和《英雄忠毕力格图》等几部史诗。内蒙古语言文学研究所在内部资料中又印了两本史诗集，其中收入十几部作品。但有的不是英雄史诗，而是比较晚期产生的叙事诗和韵文体故事。此外，也有个别史诗出了单行本。一九六二年盛夏，我和祁连休同志一起去呼盟巴尔虎草原，在一个多月的民间文学搜集过程中，我们还记录了九部史诗的近二十种异文。随着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工作，有些同志用蒙、汉文发表了一些评论文章。可是，叛徒江青篡夺文艺工作的领导权以来，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史诗及其他民间文学的工作中断了十余年之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后，这项工作重新开始

了。

由于历史原因，蒙古族这类史诗与国外一些蒙古语族人民的史诗，有许多相似之处和共同性。所以，研究蒙古族史诗，应该了解国外有关这方面的一些主要著述。我国新疆蒙古族人民中产生的长篇史诗《江格尔》，在苏联伏尔加河流域的加尔梅克人中间也有流传。因为加尔梅克人是在十七世纪从新疆迁移到伏尔加河一带去居住的。此外，居住在苏联贝加尔湖以东的布利亚特人的史诗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喀尔喀人和卫拉特人的史诗与我国内蒙古和新疆的蒙古族史诗也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国外对短篇史诗的搜集出版和研究工作，主要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在一九〇八年扎木萨莱诺和鲁德毁夫二人，在俄国出版了《蒙古人民的文学范例》一书，其中有以拉丁文译音字母记录的《英雄阿拜黑林嘎拉珠》、《乌林汗》和《博克多诺诺江格莱汗》等短篇史诗。这是最早出版的蒙古史诗。本书里的第一部史诗，又叫做《英雄希林嘎拉珠》或《愿和宝力德汗》，它有多种异文。后来一九二六年在莫斯科，一九五九年在乌兰巴托先后发表了这部史诗的

两种异文。也有人曾在内蒙古阿巴嘎旗搜集到这部史诗的一种异文。一九六二年我们在新巴尔虎右旗和陈巴尔虎旗搜集到《英雄希林嘎拉珠》的两种异文，这两种异文之间的差别比较大。可是，我们在这里印的新巴尔虎右旗的异文的内容与《英雄阿拜黑林嘎拉珠》的内容很接近。这一例子也说明，研究蒙古族史诗时，要参考国外研究类似史诗的必要性。

在一九二三年，苏联科学院院士符拉基米尔佐夫出了一本《蒙古和卫拉特英雄史诗》。他在本书中，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地区巴亦特人的六部史诗的内容以散文形式译成俄文发表，并写了较长的序言。这是在研究蒙古史诗方面国外有影响的书。

此后，在一九三七年苏联语言学家桑杰也夫发表了中篇史诗《汗哈冉惠》的一个书面版本，这是至今发现的以书面流传下来的唯一的蒙古史诗。在他的书中，除了这部史诗的蒙文原文外，还有它的俄译本和序言。

现在的美国学者波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苏联的时候，他写了一本研究喀尔喀蒙古史诗的著

著《喀尔喀蒙古英雄史诗》。他在书中谈到了喀尔喀蒙古英雄史诗的起源、史诗的人物、结构、形式、喀尔喀蒙古史诗的共同性以及喀尔喀蒙古史诗与其他蒙古史诗的关系等问题。他对一些主要问题的结论是错误的，但对一些现象的论述，对我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一九六〇年蒙古林沁桑布编了一本《蒙古民间英雄史诗》。书中有蒙古西部地区的三部中篇史诗，这三部史诗加在一起有七千三百多行诗。编者在序言中，简单地提到了蒙古史诗的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此外，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期，蒙古还发表了一批史诗和有关的研究论文。如，在一九七二年蒙古出版了一九一〇年左右在蒙古西部的巴亦特人中用蒙文记录下来的《达尼胡如勒》和《宝玛额尔德尼》（第九章）两部中篇史诗的手写本。这是记录得比较早的两部史诗，因而对蒙古史诗的研究有参考价值。

此外，研究蒙古长篇史诗和其他作品的一些书中，也接触到了蒙古各种类型的史诗的一些问题。国外影响较大的是蒙古策·达木丁苏伦的《格斯尔

传的历史根源》和波·好尔劳的蒙古《民间故事》。

以上简单介绍了国外出版的一些蒙古语族人民的史诗集及其研究的主要书籍。介绍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外国作品及其研究，掌握正反两个方面的观点，做好我们的研究工作。如果我们不知道一些史诗的分布情况，不了解别人的研究成果，难以看出我们所写出的东西的科学性。如何对待外国文化，毛主席早有明确的指示。毛主席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接着又说：

“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我们决不允许盲目模仿和搬用外国人的观点，必须采取批判的态度，若其中确实有科学性的东西，我们不拒绝接收和参考，但必须与蒙古族史诗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对于那些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东西，我们要批

判和抛弃它。

苏联学者对国外蒙古语族人民的史诗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错误。他们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没有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史诗的教导，运用到蒙古史诗的研究工作中去。所以，他们不能解决这类史诗的实质性的问题，他们的研究往往局限在一些表面的和次要的现象的考证上。马克思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希腊史诗与蒙古史诗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马克思主义关于史诗的论述，也符合蒙古语族人民的史诗的具体情况。外国许多学者没有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他们对蒙

古史诗的研究工作，恰恰相反，他们的结论往往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把蒙古史诗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时期联系起来，甚至与十四至十七世纪蒙古社会封建割据时期的封建领主之间的战争联系起来了。这样他们完全歪曲了史诗的内容，以他们的主观想象代替了对客观事物的认真研究。有的把长篇史诗的人物格斯尔和江格尔，也都说成是成吉思汗的化名，有的说什么蒙古史诗是在封建阶级中产生的，有的把古老的史诗的主人翁英雄希林嘎拉珠与喀尔喀蒙古的阿巴岱汗联系起来了。这样一来，原始社会里产生，并在劳动人民中以口头形式流传下来的民间史诗，自然就被看作歌颂封建统治阶级的作品了。这是原则性的错误。此外，外国人研究蒙古史诗，他们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史诗产生的历史背景、介绍史诗的内容及其流传情况、喀尔喀、卫拉特和布利亚特史诗的关系等方面。从文学的角度去研究，专门评介史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的著作很少，有的书中虽然涉及到这个问题，但一般都一带而过。

蒙古族史诗，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引起了

我们国内读者和文艺工作者的兴趣。在内蒙古和其他地区有一批同志研究这类作品。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史诗的搜集、翻译和研究工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为了促进史诗研究工作，我们把一九六二年在呼盟巴尔虎地区搜集到的几部优秀史诗译成汉文，编印了这本内部资料集，供同志们参考。这里发表的三部短篇史诗，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不愧为同类作品当中的优秀之作。研究这类史诗，我们不能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而应当透过现象看作品的实质。如果我们不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辩证地看问题，不了解蒙古族史诗的一般特征及其发展过程，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蒙古族史诗，有许多共同的地方，都描写了一些英雄人物与黑暗势力进行顽强的斗争而取得胜利的英雄业绩。所以，通常把这类作品，叫做英雄史诗。这些古老的史诗，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加工，变成蒙古族第一流的古典诗歌。它们的语言极其丰富和精炼。可是，由于我们翻译的水平有限，不可能很准确地译成那样优美而动听的诗篇。请读者对译文提出宝贵的意见，帮助我们修改，让它早日和广大读者见

面。

仁 钦

1977.11.19.

目 录

前 言.....	(1)
1. 英雄希林嘎拉珠.....	(1)
2. 英武的阿布拉尔图汗.....	(29)
3. 阿拉坦嘎鲁.....	(60)

[附记]

英雄希林嘎拉珠

仁钦 祁连休搜集

仁钦 丁守璞翻译整理

从前，有个恩和宝勒德汗，
他的儿子叫做希林嘎拉珠。
他是一个英武非凡的好汗：
生来头戴钢盔，
意味着敌人的覆灭。
生来身着铁甲，
预示着敌人的衰亡。
他生来手持钢剑，
使敌人望而生畏。
他生来脚着铁靴，
使敌人胆战心寒。
生就打不破的二十层头皮，
一层比一层坚韧；
生就砸不烂的七层骨头，

一层比一层牢固。
他遇到敌人就勇猛冲锋，
定把敌人消灭干净。
他发现敌人就穷追不放，
不荡除敌人决不收兵。

在那辽阔的草原中间，
在那坦荡的平川上面，
在那驼峰般的两座山下，
在那明镜般的两河之源，
座落着一座美丽的包房，
这就是英雄居住的宫帐：
黄金般的帐顶，
白银般的围墙，
珊瑚般的墙柱，
水晶般的天窗。
在那围墙的四周，
雕刻着凶猛的大鹏。
在那围墙的四壁，
雕刻着残暴的鳄鱼。